



市井萬象

新家園協會聯同香港青年藝術協會，在油尖旺多元文化活動中心的兩幅外牆，創作主題圍繞族裔共融的大型壁畫，這是香港第一幅以族裔共融為主題的壁畫。

香港中通社

族裔共融壁畫



一任燈釵送冰兒

粵劇「二幫王」任冰兒享九十一歲高齡，於農曆小滿之夜夢中去世。這位伶人吐字清冽，聲線明亮，行腔瘦硬，風格近乎黃庭堅之宋詩拗句。即使位居二幫，難得歌喉富於個性，獨一無二，不止難以模仿，更讓人一聽就認得出廬山。「錯認東籬是妾家」肯定不會，以「此家之外更無家」來形容則當之無愧矣。

她是任劍輝堂妹，無師自學，追隨任姐登上台板，人稱之為「細女姐」。在任姐極其璀璨的星光下，同一家族小妹妹能夠接受較為遜色略微暗淡的自己，絲毫不存嫉妒，反而懂得欣賞、學習，可見品性平和，心理素質健康。戲行似乎比其他行業更重視人脈，可是沒有人說她依賴裙帶，因為實力派經得起觀眾評審，以及任何即場考驗。且看她身段做手關目，無不工穩，成名多年且屹立不倒乃理所固然。

她也曾擔任正印，為時甚短即決定守住二幫，並非欠缺自信，而是明白到這位置於她更為適合。查撈查篤撈，鑼鼓喧天，她選擇了實而不華的角色。出入虎度門，踏遍舞台，省港澳以至「跑埠」南洋美洲，慣見變幻，她有種順乎天命的本性。在「仙鳳鳴」配襯白雪仙，在「雛鳳鳴」配搭梅雪詩，綠葉姿態一直挺立，風霜雨雪，不改冰心。二幫之難，在於拿捏身份，太突出則露才揚己，太掩抑則毫無鋒芒，唯有恰好處，方能發揮亮麗的團隊效應。到了中年，已經功力沉厚，火候老到了。



HK人與事 黃秀蓮

舞台版《帝女花》演周瑞蘭，誤以為駙馬貪慕富貴棄明投清，斥道：「世顯不是琴台客，原是豪門逐臭夫」。聲線冷峻，語氣鄙夷，由她罵來，入木三分。《帝女花》主題強調愛國操節，給瑞蘭這配角渲染得更強烈。《再世紅梅記》飾演賈似道妾綠仙，親眼看見李慧娘遭亂棒打死，後來向書生憶述：「柳岸無風風自來，權宦不容人奪愛，鬼王不許另投胎。任屠任割任烹宰，毀容毀貌毀形骸。」兔死狐悲，憐慧娘亦自憐，唱來如泣如訴。《紫釵記》演浣紗，可以說是代表作。太尉門外，浣紗苦諫霍小玉切莫闖府爭夫，從立而跪，從緊拉而死抱，從力勸而狂哭，層次分明，細膩動人，把綠葉陪襯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真不愧為「二幫王」。

粵劇開鑼必定先演《六國大封相》，觀次伯坐車，任冰兒推車。功架完整，排場古老，是最經典最傳統最完美的示範。觀次伯早已作古，任冰兒如今長逝，更覺風流雲散，真是徒添嗟嘆。

從芳華豆蔻到年高藝碩，她對粵劇對舞台總是不離不棄，敬業樂業更專業。儘管低調謙沖，有功勞而不自居，有內涵而不炫耀，演藝界對她畢生貢獻不遺忘亦未忽略。二〇一二年香港藝術發展局頒授「傑出藝術貢獻獎」，讚賞不斷，掌聲盈耳，給淡泊的任冰兒帶來光彩和喜悅。

花燈夜，紫玉釵，浣紗去了，舞台為她輕輕拉上帷幕。



◀任冰兒於二〇一二年榮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授「傑出藝術貢獻獎」。

作者供圖

小滿揉麥

作為一個中原人，對於麥子的喜愛，可謂在骨頭縫裏。

從九九重陽過後的播種，到清明之後的麥苗青青，再到小滿時節小麥進入灌漿期，整個過程中，我

們是看着麥子長大的，麥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們的孩子。

在皖北乃至中原的其他地區，若要分辨一位少年是城裏人還是鄉下人，幾乎每個地方都會拿麥苗來測試，把他們帶到麥田跟前，指着一大片麥田問——這是什麼？大多數城市長大的少年是分不清麥苗和韭菜的。當然，鄉間少年如我，當年也是頗引以為傲的事。我不僅能分辨得清楚什麼是麥苗，我還在小滿時節，揉着一個個麥穗，麥秸的穀殼揉掉，吹糠見麥，這時候的麥子軟軟的，依然是青碧色，間或有一些黃，麥仁的香一下子就充斥鼻孔。

少年時，讀王安石的《初夏即事》：「石棣茅屋有鸛鳴，流水澌澌度兩陂。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晴日暖風生麥氣」這句，總讓我想起撲面而來的麥子的香氣，堪稱香浪滾滾，這樣的場景也總讓我覺得王安石所寫的是我的故鄉，畢竟，他曾經在這裏也曾經主政過。

麥氣是好聞的。在香氣清幽，將熟未熟的麥子，有稚嫩的孩童氣，一把青麥放在口中嚼，能嚼出淡淡的麵筋感，着實有趣。麥子的好聞，還在有



廿四節氣 李丹崖

輕微的爆漿感，嚼起來，砰砰砰，在唇齒之間蕩漾着嫩麥的漿汁，甜且濃郁。

我所生活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除了健力寶尚無其他品牌飲料可飲，小滿時節，常常揉了青麥放在玻璃瓶中，瓶蓋處鑽孔，用吸管穿過去，與糖水一起來喝，糖水喝完，亦能吃麥，很是過癮。

青麥煮粥，在皖北，被稱之為「青麥糊塗」，是季節性吃食。青麥煮水後，拌入麵糊，煮成粥狀，最宜佐以醃蘿蔔條來吃。鄉野的風絲絲縷縷地吹着，青麥糊塗呼嚕嚕地喝着，間或有青麥可嚼，齒感舌感俱佳，穿棉衫，吃麥粥，搖蒲扇，聽評書，鄉野煙火，多有意趣。

四月天裏，鄉間院落，雲淡風輕，雞犬相聞，農舍之中，吃青麥糊塗，看嚶嚶雞崽啄食麥殼，邂逅園翁溪友，相與吃粥，促膝而談，極具鄉野風趣，似可感五柳先生歸園田居的風情。

離開鄉村很多年了，小滿時節，再回到田間，我在田邊揉了一把麥子，打算吃一吃青麥，一揉才感覺尖尖的麥芒把我的手扎得生疼，很多年不揉麥了，如今，我這雙手常用來敲擊鍵盤，距離麥田遠了，掌心裏的厚度卻遠遠不若鄉村裏的少年。

小滿，在一片正在灌漿的麥田裏揉麥而食，悄然悟得，人與麥子一樣，越是成熟，思想的麥穗越朝向故鄉。



文化經緯 陳安

中文讀者看書讀報時，常見到形象化的生動詞語，覺得「眼睛一亮」，十分驚喜。英語讀者也常會「眼睛一亮」，他們用的詞是「eye-popping」。筆者正在編寫一部英漢詞典，常有「眼睛一亮」時刻，發現許多英語習慣用語、俚語與中文成語、俗語相同或相似，相映成趣。我因此意識到，作為人類，不論哪國人士，對物質上的衣食住行，或情感上的喜怒哀樂，都會有同樣的或類似的體驗，於是會用意思相同或相似的詞語表達出來。

先說說幾個最常用的成語。中國盛產竹子，春天下雨後竹筍長得很多很快，我們使用「雨後春筍」來比喻新事物大量湧現。而歐美地區到處有蘑菇：平菇，香菇，金針菇，杏鮑菇，等等，在雨後長得特別繁盛，於是有了「mushrooms after the rain」（雨後蘑菇）這個習語，人不能像雨後蘑菇一樣長得快，可有些新型的高檔品商店即使在經濟衰退時期也會像雨後蘑菇一樣茁壯成長。我們作英漢翻譯時，似應保持「雨後蘑菇」原話，而不必用「雨後春筍」來代替。

社會上或生活中我們總會遇見一些害人又害己的人，於是有了「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個俗語，石頭到處都有，搬一塊輕而易舉，可砸自己的腳畢竟是自己作孽。美國也盛產石頭，但美國人更愛槍支，因槍支管制寬鬆而發生許多兇殺悲劇，那些害人又害己者則是抓起槍「shoot oneself in the foot」（開槍打自己的腳）。此話源自為逃避兵役而自傷的現象。特朗普執政時和下台後，這個詞語常在報上出現，如二〇二〇年三月《紐約時報》一篇報道說，特朗普在一項紐約時報訴訟案中既要有他的蛋糕，又要大快朵頤，新聞標題為《特朗普在時報一案中開槍打自己的腳》，特朗普則聲稱「我可以站在第五大道中間開槍打他們的腳」。

石頭是自然界常見之物，美國人不用石頭砸自己的腳時，會用石頭來形容甚有涵義的自然現象，如：a stone thrown in a pond makes ripples——一塊扔進池塘可以激起漣漪的石頭，也即我們所說的「一石激起千重浪」，真是完美的自然對譯。大詩人惠特曼衍變此習語，在《我自己的歌》中留下一句名言：「猶如一塊掉入池塘的石頭，如此一篇文章會伸展開意



閒話煙雨 白頭翁

滿清王朝被推翻以後，各種新思潮不斷湧起，北京一些大學已經在校園公開排演話劇，有的甚至到校外街頭去演。北京的戲園子裏開始出現女演員登台，上海、天津的一些有女演員的戲班子也紛紛來京演出，女演員的演出尤其精彩，每有女演員亮相，必有一片叫好之聲。男女同台演戲漸為觀眾所接受。但同台演出僅一年多，竟被下令禁止，不允許男女演員同台演出，甚至對女演員上台演出也作出了苛刻的規定。

北京戲園子直到一九一六年才重新開唱「女戲」。一色的女演員。坤生坤淨，女扮男裝登台演戲似乎像一江春水，再也阻止不住了。這其中就有後來非常出名，被譽為「冬皇」的女老生演員孟小冬。梨園中有評「冬皇」，言坤生只有孟小冬能與乾生「四大鬚生」過過招。「四大鬚生」為余叔岩、言菊朋、高慶奎、馬連良，其中排「頭牌」的余派老生唱腔創始人余叔岩正是以後孟小

冬的師傅，孟小冬正是得余叔岩大師的真傳，坤生中能唱到「冬皇」這份上的，似乎寥若晨星。

孟小冬梨園世家，四歲學戲，九歲就拜師，學的就是老生，一門心思學坤生。梨園行猶重天賦，孟小冬長相俊美出眾，但又與一般女孩子的美麗不同，她的秀美是美而不帶女相，有一種獨立挺秀的「冷美」，嗓音天生不尖不俏，卻有一般女孩沒有的寬厚沉靜圓潤。其父自幼就觀察她，一言定終身：如入梨園，學不成旦，能學成生。

十三歲孟小冬正處於學藝的關鍵階段，天賜良緣，在梨園中有「胡琴聖手」之譽的孫佐臣來到上海。孫琴師經風雨見世面，曾經專「傍」過兩代鬚生泰斗譚鑫培和余叔岩。「傍」是梨園話，其意就是為譚、余二位大師拉過琴。孫佐臣一眼一耳即看中孟小冬之才，為孟小冬「說戲」，講譚、余老生唱法，臨行為孟小冬下的鑒定為「進京去，那才是京戲的大舞台」。



▶▶中文「雨後春筍」與英文「mushrooms after the rain」(雨後蘑菇)意思相似。



資料圖片

「冬皇」初露鋒芒

冬的師傅，孟小冬正是得余叔岩大師的真傳，坤生中能唱到「冬皇」這份上的，似乎寥若晨星。

孟小冬梨園世家，四歲學戲，九歲就拜師，學的就是老生，一門心思學坤生。梨園行猶重天賦，孟小冬長相俊美出眾，但又與一般女孩子的美麗不同，她的秀美是美而不帶女相，有一種獨立挺秀的「冷美」，嗓音天生不尖不俏，卻有一般女孩沒有的寬厚沉靜圓潤。其父自幼就觀察她，一言定終身：如入梨園，學不成旦，能學成生。

十三歲孟小冬正處於學藝的關鍵階段，天賜良緣，在梨園中有「胡琴聖手」之譽的孫佐臣來到上海。孫琴師經風雨見世面，曾經專「傍」過兩代鬚生泰斗譚鑫培和余叔岩。「傍」是梨園話，其意就是為譚、余二位大師拉過琴。孫佐臣一眼一耳即看中孟小冬之才，為孟小冬「說戲」，講譚、余老生唱法，臨行為孟小冬下的鑒定為「進京去，那才是京戲的大舞台」。

一九二五年十七歲的孟小冬終於登上北京的大戲台，頭一齣戲就是老生的百年經典《四郎探母》，中國著名的四大鬚生都曾一

次次唱紅過，一般人不敢輕易唱，那時月，戲園裏聽戲的全是行家、票友，一聲拉腔，半句過門；一聲叫板，半聲短嘆；一聲道白，半聲西皮；就能讓台下一片「通」聲，只怕上台不易下台更難。孟小冬登台的戲台子是當時北京最有名、最火爆的前門大柵欄三慶園。孟小冬年僅十七歲，最重要的還是坤生。可見這位年紀輕輕的坤生有多大勇氣，有多大魄力，戲園江湖望似一江春水，瞬間就翻江倒海。

孟小冬為坤生坤角登上北京戲台爭了光。男人能演女人，女人亦能演男人，而且還要演得更好。看看第二天北京有家報紙對孟小冬坤生的這場戲的評價：「扮相好，台風漂亮，一出場即彩聲四起，唱則咬字正確，字字有勁，嗓子愈唱愈亮，痛快淋漓，令人有餘音繞樑，三日不絕之感。加之孫佐臣操琴，珠聯璧合，更是增色生輝。」的確，劇場中「賀彩聲四起」，一聲聲不斷，一陣陣相連；有時一聲喝彩，從前排直衝後排，從樓下直貫樓上。據說，「四大名旦」唱「大軸」時亦不過如此。（「弦聲響起話坤角」之二，標題為編者加）